

人物

我们的乡亲季振同

吴相艳

五月的细雨沁着一丝微凉，细密地敲打着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的墙垣。伸手触摸斑驳的旧迹，内心的暖化作一股温热，从指尖到眼窝，肆意漫开来——宁都，我来了，从遥远的大运河畔一路寻觅而来，只为追寻我的乡亲季振同的脚步，近距离倾听1931年12月14日，那声震惊中外的绝响。

那是一道闪电，在如磐暗夜撕开一道裂口，惊艳了万里山河。彼时，蒋介石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了三次围剿，敌人的气焰正如日中天，共产党的力量仅是燎原之星火，在黑暗的包裹中微茫闪烁。实力如此悬殊下，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1.7万名官兵携带2万多件武器，阵前倒戈，以红旗引路，浩浩荡荡奔向中华苏维埃根据地，开启了他们的新生。从此，他们有了一个闪亮的名字——红五军团；这支英雄的队伍用血肉之躯赢得了长征路上“铁流后卫”和开疆拓土的“西路军先锋”称号。每每回望这段历史烽烟，理想与英雄主义总如潮水涤荡心怀，但查阅创造这段历史的英雄时，有一个名字，似乎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那就是我的乡亲季振同。

季振同，我至爱的乡亲，那个从沧县大运河畔落地地主家庭走出

来的少年俊才，十几岁离乡，戎马倥偬，屡建奇功，你是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是红五军团的总指挥啊！如果说你的作用无足轻重，怎会堪此大任，朱德与周恩来同志热情介绍你入党；如果说你参与创造了历史，关于你的记载，怎会如此语焉不详，难道只为你在风华之年被错杀？有人说你是个悲情将军，果真如此吗？我有太多困惑与渴望，渴望了解每一段历史的肌理，还原一个乱世英雄所经历的苦痛与荣光。

迎接我的是一座西式风格二层小楼，灰黑的瓦，在喧嚣的小城，静默成一段凝固的时光，任追寻者叩问。这里原是耶稣教牧师的住宅，在20世纪苦难的中国，耶稣没有给中国带来福祉，却让共产主义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奇迹。90年前那个冬天，就是在这里，在我的另一个乡亲、时任26军总参谋赵博生的周旋下，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做出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起义壮举。这样的选择总让人自觉审视生命的意义。为功成名就、光宗耀祖吗？彼时你们已经做到，那是要经历多少次出生入死，才换来的军威赫赫、高官厚禄；为享受荣华、精致利己吗？山河破碎之际，你们用血肉之

躯做出了坚定的回答：生命个体价值只有融入民族大义，才能迸发出亘古的光辉。

你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要自强，雪国耻，收复国土和主权！”

你说：“我们要有勇气，回北方去，坚决抗击日军去！”

你这么说，也这么做了，带头联名给蒋介石发电，要求回北方与日军作战，得到的却是“修谈抗日者杀无赦”的冰冷回复。

这样的慷慨悲壮总让人想起岳飞的精忠，想起辛弃疾的幽愤，想起民族大义前那些铁血傲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铮铮男儿，心在泣血。我至爱的乡亲，谁能理解你对家园的爱，与交织在内心的迷茫？梅江河奔流不息，润沃着两岸生灵、青山秀水，一定让你想到家乡的大运河，想到那片醇厚的土地正呻吟于异邦的铁蹄。暗夜无边，多少次，燃烧“醉里挑灯看剑”的烈火，梦想“八百里分麾下炙”的爽快；多少回，压抑“夜阑卧听风吹雨”的幽愤，只落得“中原北望气如山”的不甘。于是，危局之下，你果断地给自己寻找到一条出路，也给这支迷茫中的部队带来重生。新中国成立后，从宁都起义走来的战士中诞生了36位将军即为明证。

凤凰涅槃，浴火而生；精诚铸志，丰碑永存。

只是，我至爱的乡亲，你没有走到这一天，年轻的生命终止于那场扩大化的肃反运动。是不是因为你的名字太过光华闪耀，以至于让敌人使尽了离间手段，让你的战友也一时迷惑难辨？尽管毛泽东等同志极力反对判决决议，坚定地认为“季黄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怎奈斗争残酷，时局瞬息万变，你终如流星，轰然陨落 在苍茫的旷野。

梅江河哭了，浪花淘尽英雄，何处再觅赤子；大运河哭了，清波浩荡千里，最终沉淀下一个好男儿的名字，让后人思之、痛之、惜之、念之。

我亲爱的乡亲，你可听到后人声声追寻？毛泽东说，宁都起义精神是“战无不胜”的，那么这种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作为沧县人，多少次驻足流连，抚摸过狼儿口村季家老宅坍塌的院墙，听过年长的乡亲深情的讲述，踏过那些经年的废墟，一些情怀一直郁结不明，直至双脚踏上宁都的土地，自北国到江南，放眼万里河山，瞬间汗颜于自己的狭隘。一个揽祖国山河入怀的将军，早已将生死跳出庸常的眼界，挥斥方遒，只为苍生，何必纠结生命的短长？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因为每个人的追求不同，造就了生死有的如泰山之重，有的如鸿毛之轻。至于何时何地泰山石陨落，于漫长的历史而言，都是流星一瞬。英魂如有知，纵观中国共产党一路风雨走来的百

年征程，当依旧豪情满怀，骄傲于自己的选择。

从指挥部旧址出来，缓步于梅江河畔，一江清水在微雨中安静流淌，涤荡了多少苦难辉煌，而有些过往注定沉淀为坚实的河床，携大江浩浩，万古奔流。迷蒙中，那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旖旎而来，我的乡亲阔步在前，坚毅的眼眸、逼人的英气，忽而凛然，忽而温婉，一颦一笑，宛若酷酷的邻家大哥模样。他喜欢体育运动，玩转篮球、足球、马术，腾跃间帅倒一片；他喜欢阅读，思想在《四书》《五经》及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濡染中通透而深邃；他将儒雅与善战、忠诚与勇敢完美统一，引得爱才惜将的冯玉祥赶紧把自己的内侄女许其为妻。天下俊杰谁不爱，哪个观者不折腰？想到这每每自喜，这就是我的乡亲该有的模样！

司汤达墓碑上有三句话：活过了，写过了，爱过了。

是，我亲爱的乡亲，如果在心中也给你立一块墓碑，请恕我浅薄效仿：

活过了，战斗过了，爱过了。当年钟会去拜访打铁的嵇康，临行被问看见了什么，钟会留言：“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此刻，我也想对宁都说，看了你的山水，领略了你的广博，我也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并将这个答案带回家乡，给每一个乡亲讲“我们的乡亲季振同”的故事。

就连阳光也在雨层上跃跃欲试，沐浴你的荣光，深怀我们的敬仰，我追寻的脚步没有理由不愈发铿锵。

汉诗

风吹下马厂

风起云舒

一匹响马，日夜兼程
下马厂的大运河水，铺了一层摊开的光，一直向远处流淌

深深的马蹄印，罗列在路上
陈述着从古至今，下马厂的演变过程

五脏俱全
一只安于村庄的麻雀，留下它最完美的身影
似乎一切都是在骏马奔驰过后，溅起的浪花
一块投向时空的石头，激荡起下马厂村的来龙去脉

远望
运河边的一棵大杨树，已成为下马厂的铁定标签
络绎不绝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没有一丝的愁绪
下马厂村陈书记的皱纹里，裹挟着鱼跃的欢笑

或许
下马厂就是马的归处
我似乎察觉到万马奔腾的镜像
大运河的浪花朵朵
蓝天上的白云朵朵
战马是英雄
跨上战马的人是英雄，那种忘我的拼杀
一次有意的探访
布满弹孔的马厂炮台，坐落在新时代军营的深处
依然那么坚挺

有幸
参观下马厂村的赛马基地
基地的战马，匹匹都是英雄的王
当掌声响在世界各地
它们，高大威猛
它们，坚韧不屈
赢得万千荣誉
一座座来自各大赛事的奖杯，绽放出日月之光

人在下马厂
一次骑马射箭的跋涉，一支支箭，射向古今
我以极度匮乏的精神，感受到了下马厂的深厚底蕴
多么盛情的款待
临别的一杯杯酒，是下马厂人的真情
是下马厂的每一处醉人的景色
是下马厂人独有的称奇味道

心归平静，依马而息
终有不舍。灵性的大杨树，注目在运河边
凝眸，一阵风吹过杨树树叶这才有了
最常见的热烈的迎送方式

传奇

归来

张耀胜

运河的秋风溜进院中，抱着久违的枣树窃窃私语。坐在树下的风妈，抬头看那被风吻红的枣儿，抿嘴一乐。笑它们嬉闹在枝叶间，像她孙子一样顽皮，探头探脑地挑逗她那恍惚的眼神。她笑道：“再闹，我拿竿子把你们全打下来，送到国外去。”

她一夜兴奋得睡不着，使劲地想，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该给孙子送什么礼物。

她一边想一边摇头，没有用的，她猜不透年轻人的心思，就算知道送孙子什么，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去买呀。

风妈的钱包已被城里的楼房挤占了。她不愿进城跟儿孙挤在一起去住。她觉得看不见大枣树晃窗影，心不踏实。更觉着城里人没大红枣亲近。她美滋滋地哼吟起：“一颗枣儿一颗心，送给亲人……”

她唱完又摇头，送枣礼太轻。俺要去选件贵重的送给他。送什么呢？送他套服装？不成，别人会笑俺太俗气；送他一部华为手机？不行，孙子刚换了新款的。他马上到家来了，她还两手空空呢。

风妈站起身，抚摸着枣树，眼睛一亮。她想到了“根艺斋”的盛大师。想到了运河枣林留下的树根。她听说他收去后，经他的巧手一鼓捣，有一件卖了几十万元。她要趁孙子没到，去“根艺斋”买一件，送他一个惊喜。

她从怀里掏出手绢包裹的钱，是她所有积蓄的热情。她兴奋地数完，整2000元。她叹息道：这根雕都是艺术品，一件上万元，买不了呀。她那颗激动的心很快就凉了下来。

风妈的拐杖敲着路面前行，引出“根艺斋”的回声。盛大师挑帘走出工作室，笑眯眯地问：“您老是卖树根，还是买根艺品呢？”

风妈说：“孙子要去外国留学，我想送他件礼物。请你帮俺挑选一件。”

盛大师走到展品前，仰脸指着：“这件是《招财进宝》”。

风妈摇摇头说：“俺不图他挣钱。”

“这件是《雄鹰展翅》”。

风妈摆摆手说：“不行，行走就回不来了。”

“这件是《归来》”。

风妈说：“这件合我心意。”

盛大师笑了。

风妈问：“多少钱？”

盛大师伸出两个指头。

“两千？”

盛大师摇摇头。

“两万？”

盛大师摆摆手。

“20万？”

盛大师点点头。

风妈手心里已攥出汗。她失望地转身欲走。

盛大师说：“您老坐沙发上等一会，我到工作室里拿件东西。”

店里只有她一人，感觉有些孤独，又担心孙子到了。

这时，盛大师抱出一个精致的礼品盒，放到柜台上。又从货架上搬下那件刻着“归来”二字的根艺品。一边用鸡毛掸子轻轻掸去灰尘，一边说：“这是从你卖的那些树根中挑选出的。我见它有龙形，恰有龙腾虎跃之势。这根脉是由运河之水所生，无论怎么腾飞，还是要回归运河之家的。拿它送孙子，会如愿以偿。”

风妈一脸的犹豫。嗫嚅道：“俺身上就2000元。”

盛大师用绵纸将根艺品小心翼翼地包裹好，放进礼品盒说：“您老喜欢，就给200元工本费吧。”

风妈惊得张大嘴巴，掐了一下耳朵，怀疑自己听错了。

盛大师亲手递给她，扶她走出根艺斋说：“盼孙子学业有成，早日报效国家。”

盛大师转身返回。他妻子从工作室里出来了。“你在跟谁说话呢？你咋把你心爱的《归来》卖了？”她问道。

盛大师望了望窗外，眼里含着泪水。“我今天早起开门时，好像听到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话，那个声音在问：我欲腾飞，何时归来？我抬眼见那心爱的小燕子正啄着《归来》愣神。搞得我心神不定，你没看出来？”

“我看到风妈的背影，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母亲。我当年去英国留学临行前，母亲让你父亲特意雕刻了燕子形状的根艺礼品。那是在运河枣林刨下的根。你父亲只收了一块钱的工本费。那燕子栩栩如生，眼睛里总洋溢着渴望回家的神情。在异国他乡，我每天站到窗前，捧着它遥望京杭大运河。”

“今天风妈来给孙子买礼物，我就明白了那是谁的声音了。我选送这件《归来》，再合适不过了。”

盛大师和妻子紧紧地拥抱着。他们觉得他们和风妈心一样激烈地跳动，听到大红枣欢快的落地声。



汉诗

站立的骨头

吕游

把大运河的浪花比作远方的客人
每一条波涛就是强壮的胳膊
撞在谢家坝这条线条优美的身子上
你说文化和文化的碰撞也好
你说行走江湖的侠客之间的较量也好
来势多么凶猛啊在谢家坝面前
你听到运河水的咆哮和约架的咆哮
有啥不同

谢家坝稳稳站住了

一个用沙子糯米黏土和在一起的身子
就是沧州练就一身好武艺的身子
谢家坝发出的绵力让原来的波涛平安
经过
鏖不喊沦但是可以喊一声东光谢家坝
比受阅部队还威武的大运河潮水只剩
威武

218米的弧线镶嵌在大运河河堤
400年的夯土牢牢钉在大运河河堤
你说它是一块补丁就说出了那段日子

谢家坝

心港

你看她像不像一弯新月
直挂在大运河的东岸
照耀着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商船
和千古不变的乡愁

抑或是她如同母亲伸开双臂的怀抱
呵护着她背后千千万万的儿女
温暖着游子的心
和万家灯火

的艰辛
你说它是一块牌匾就说出了谢家坝的
荣耀

我只觉得谢家坝是我身上的一块骨头
一块长长的横卧在运河上的骨头
最坚硬最坚韧最古老的那一块
有着父亲基因有着中华民族基因的
骨头
它生存过它死去过它也重塑过再生过

现在你活着那么坚强地活着谢家坝
我来看看夕阳如何斜照把我的影子
投向你
谢家坝依然活着活在大运河清澈的
水里
就像我也活着因为像一条鱼游进生活
我渴望有一段谢家坝那样的经历
渴望五米的高度三米六的厚度——

谢家坝经历的扛住的洪峰
我也正经历而且扛住了

她更像一条漂浮在历史烟云中的小船
静静地守护着自己的梦
坐累了之后
她侧身打了一个哈欠

谢家坝，每一次靠近你
我就更加地靠近民心的真相
她有关于泥土，岁月
父老乡亲和小村庄的命运



▲岸边青青草（油画）韩华运 作

◀老桥·老人（油画） 张顺利 作

典故

冯家口与营盘地

白世国

南皮县冯家口曾是运河码头，商贸繁华。运河在村南拐了个“几”字大弯，弯里有上百亩土地。清光绪元年，淮军乐字营驻扎于弯内。当地人称之为营盘地。

民国时期，营盘地依然有驻军。有位张营长在镇上购买了房产，安置两位小妾。他常在镇上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位小妾病逝，就葬在营盘地。有王姓村民与营长交好。这位村民的父亲去世，营长带全营官兵送葬，为朋友挣足了脸面。

那时期，冯家口有粮店、大车店、银号、中药铺、杂货铺、茶馆。傍晚，码头的泊船连成长队。卖各种吃食的生意人纷至沓来，吆喝声此起彼伏。运河为村民创造了挣钱养家的机会，很多人去码头装卸货物，领了工钱去旅店，全家的饭食就有了着落。在小农经济的社会，这是令人向往的日子。

百姓平静的生活被枪炮声打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南下占领沧州，追击南撤的中国军队。一个深夜，有位营长率领残部向冯家口铁路站的日军发动突袭。但日军训练有素，且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突袭失利，营长带战士们且战且退，误入营盘地。日军架起机枪封锁“几”字弯的出口。抗日官兵英勇奋战，弹尽粮绝，近百人壮烈牺牲。当地百姓含泪埋葬了抗日勇士。河西冯家口的杨似连，今年94岁。他回忆说，前些年营长的坟墓还在，清明节有人烧纸祭奠。

日军驻扎在冯家口铁路站。八路军游击队寻找一切机

会消灭敌人。有一天，两个日本兵来冯家口大集采买，游击队员悄悄凑过去，突然掏枪射击，击毙了日兵。枪声一响，赶集的百姓四散而去。日军闻讯赶来搜寻，游击队员已安然撤退。日本人用旧枕木火化了遇袭士兵，把骨灰装在坛子里运送回国。

冯家口有不少人在铁路站谋生，八路军游击队常在夜间组织这些人去破坏铁路。因为都是熟手，摸黑也能破拆，把道轨抬到营盘地沉入运河水中。白天，日军逼迫民工重新铺设道轨。大家假装卖力，消极怠工。

冯家口人依稀记得，营盘地入口有座影壁墙，弯内沿河种有筐箩柳，一丛丛的，挤挤挨挨，特别旺盛，如绿色的围墙守护堤岸。人们在营盘地耕作，发现有白灰抹缝的青砖房基，是军营遗迹，还耕出过白骨。

距离卢沟桥事变已84年，杨似连等村民是听父辈讲述有抗战队伍覆没于营盘地。翻阅相关史料，记载1937年9月24日，沧州沦陷。9月30日夜，中方第40军、49军、50军余部在冯家口组织反攻，收复部分失地。但终因实力不敌，久战疲惫，南撤而去。以此推断，杨似连等人的回忆有一定可信度。但年代久远，具体事实仍需进一步考证。

汤汤运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今朝运河环绕的营盘地，军事遗迹已踪迹无存。这片浸润了抗战军人热血的土地上种满白杨，一株连一株，粗壮挺拔，直耸云霄，正如抗战勇士不屈的影像。